

华艺·时事文库

HUAYI · SHISHI WENKU



总策划·王 朔
主 编·陈晓明

迷幻

徐小斌·著

风头正健
才女书

华艺出版社

风头正健才女书

迷幻花园

徐小斌·著

074070



女子学院 0052753

(京) 新登字 124 号

迷幻花园

著 者： 徐小斌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15000

书 号： ISBN7-80039-670-3/I·485

定 价： 11.0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边缘之路： 穿越“巨型寓言”的女性写作

陈晓明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能象中国的妇女这样解放，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象中国的妇女这样不解放。如此自相矛盾的判断同时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妇女，这并不仅仅基于城乡差异，更重要的是就妇女的社会存在形式与妇女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巨大反差而言。说到底中国妇女并没有真正解放，妇女解放不过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而没有落实在女性意识的深处。“解放的”妇女一直没有自己的话语就足以表明这点。中国的妇女写作由来已久，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女性文学”这门学科，所谓妇女写作归属于男性写作的总目之下，甚至完全被男性写作所淹没。尽管妇女写作的阵容庞大而有力，但她们一直是按照男性的格式，使用男性的语言写作。她们关注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角和风格，她们的写作也一直被诠释为男性的话语。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们称之为“后新时期”，父权制确认的中心化价值体系陷入危机，那种个人化的女性话语才逐渐出现。当然，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气候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有西

方理论家设想的那种女权主义文学。当代中国那些富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准确地说，可能应该称之为“女性主义”。

因此不管从纯粹文学的还是大文化的意义上审视当今中国的女性写作，关注那些以女性为主角并且注重审视女性的心理特征和生存境遇的女性写作，编辑一套富有女性写作特点的丛书，无疑十分必要，也极有意义。它不仅提示当代中国妇女写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同时也是对今中国的文化转型的最内在的精神流向进行透视。由于这套丛书部分单行本配有精辟透彻的评论（跋），对女作家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给予精要的评介，在这里，我试图勾勒一幅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历史的和理论的草图，以期对读者了解当代文学潮流和女性写作所处的文化位置有所帮助。

当然，“女性风格”这种说法一直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怀疑，因为这种风格始终是由男性命名的，她们与男性风格相对（阴性的、柔弱的、细致的……等等）而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我这里强调的“女性风格”，乃是指逃脱父权话语命名的女性视角，它表现了女性对生活的特殊处理方式。对生活的单纯性和素朴性的表现方面，女性独有的那种感觉方式：把生活处理为不附加任何意识形态含义和超越性意向的本真样态，生活具有自明的自在性。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强行在文学写作上打上性别特征是毫无必要的；没有理由认为与男性话语并驾齐驱的女性叙事有什么欠缺。长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写作是在文学的纲领之下——至于这个纲领本身包含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又当别论——而不是在妇女运动或女权主义理论指引下写作，因此，女性写作以及对女性写作的理解都不具有性别的观点。中性化的写作融合在文学性的统一规范里，所谓女性特征只是在非常有限的侧面才有所表现（例如风格化的叙事方面）。女性作家被置放在男性作家的水准上，这当然使中国女性作家的写作特别具有力度和深度，其代价是使女

性话语特别欠发达，女性作家对自身世界的漠视与逃避。

中国的女性写作只有依赖文学范式的改变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如果说八十年代中期少数女作家（例如残雪）的极端个人化的话语因为没有大语境为依托而稍纵即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文学的“巨型寓言”再难起整合作用。非主体化的写作已经重新划定了文学的规则，这使女性写作可以比较自如去探究女性“自我”的世界。一种真正反寓言的后个人主义式的写作开始酿就女性主义的叙事。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调主观化视角，对于一部分女作家来说，那是纯粹个人的内心生活；而对于另一些女作家来说，则是个人与历史对话的一种姿态。不管如何，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人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作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者总是给予她的主角以精湛的理解和真挚的同情，甚至不惜融入自己的形象。这种坦率和彻底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妇女写作的首要特征。在讲述女性的绝对自我的故事时，女性作家往往把眼光率先投向自己的内心，正是对自我的反复读解和透彻审视，才拓展到那个更为宽泛的女性的“自我”。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内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是一次女性的自我迷恋，是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不无夸大地说，那些富有女性意识的小说以它特殊的光谱，折射出那些文明的死角。她们对男权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对欲望的犀利表达，特别是对那种恐惧、怪戾、男女之间天然的复杂关系，相互的诱惑与背弃等等，以女性的敏锐给予彻底的倾诉，它们经常具有一种绝望的诗情和遗世孤立的美感。

强调女性主义意识并不仅仅是回到女性封闭的内心世界，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现实背景上展开女性主义叙事。应该促使那种软弱的、碎片式的和梦幻式的“女性内心独白”，改变成开放式

的更有力度的对话。与历史对话，特别是与变动的现实对话，在政治/性的双重结构中。也就是在反抗男权神话谱系及其泛政治权力实践的社会场景中来揭示当今中国的历史面目。

在这里，当然不是去人为地制造男性/女性的对立，强调某种女性主义意识，无非是企图拓宽文学的疆域，提示另一重视野，那些一直处在蒙昧状态的精神角落，将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似乎缺乏必要的动力装置，女性主义意识也许会注入某种精神兴奋剂。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那样，妇女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其自身就带有“革命性”，它可以进一步证明传统社会的象征秩序是有可能从其内部得以转换的。我们的文化一方面拖曳着古旧庞大的传统；另一方面或许正在走向后工业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父权制疯狂扩张而又分崩离析的时期。这样一种巨大的文化错位，给女性主义提示了一条绝无仅有的边缘之路，一片“后革命”的过渡区域。摧毁父权制无处不在的文化强权，穿越那个无所不包的“巨型寓言”，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为蛊惑人心的文化景观。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女性写作阵容庞大，本丛书也难以兼收并蓄。但我们无疑特别关注那些富有个性和具有挑战意义的女性写作，并有计划地推向社会。首批推出的几位女作家的精选之作，它们反映了当代女性写作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侧面。她们或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笔法细腻犀利而富有抒情意味，有一种渗透进人的心灵中去的魅力（如王安忆）；或是刻意表现商场上的男欢女爱，明争暗斗，充满现代化的都市气息，舒畅而清俊，浪漫而洋溢着反讽的快乐（如张欣）；或者执拗探索女性的被压抑的心理意识，她们的爱欲与优雅的反抗。以那种精致而锐利的语言直接切入命运的深处（如徐小斌和林白）……等等，都给人以永久难忘的印象。我相信这套丛书会给广大文学爱好者打开一个神奇而动

人的女性世界，它不仅预示当今中国最新的文学潮流，同时也展示了当代生活耐人寻味的侧面。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
于北京望京斋

074070

目 录

双鱼星座.....	(1)
——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	
迷幻花园	(61)
末日的阳光	(93)
缅甸玉.....	(126)
过门儿 (《地老天荒》之一)	(169)
黄和平 (《地老天荒》之二)	(181)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	(193)
跋 现代巫女的“蝴蝶梦”	张志忠 (270)

双鱼星座

——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

双 鱼 星 座

双鱼星座，黄道十二宫的最后一个星座。

神秘的海王星主宰着这一星座。海王星是一切艺术灵感的发源地。因此，出生在这一生辰星位的人，敏感、神秘、耽于幻想，经常在只有冥想而无行动的特殊意境中生活。假若他是男性，则有一种天真、忠厚的气质，有乌托邦思想倾向，但也常常会有一种惰性和优柔寡断；假若她是女性，则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她异常渴望爱情，她的一生只幻想着一件事，那就是爱和被爱——爱情，是她生命的唯一动力。她虽然聪明绝顶，但很可能一事无成：因为脆弱、漫不经心、自由放任会毁掉她的灵性；而她幻想中的爱情则充斥着危险——那是所罗门的瓶子，一旦禁锢的魔鬼溜出瓶子，便会在毁掉别人的同时，毁掉她自身。

想象力丰富的双鱼座人说：我相信。

表达爱情的方式：被动的。

是一个：感情纯真的人。

渴望：爱的欢乐。

弱点：不会说“不”字。

喜欢：幻想。

害怕：被遗忘。

寻求：捷径。

秉性：听任自然。

假期生活：海边。

开支：心中无数。

吉祥物：马头鱼尾怪兽。

吉祥植物：一切能引起幻觉的水生植物。

吉祥宝石：翡翠。

吉祥日：星期四。

吉祥色彩：水色。

吉祥数字：9。

理想居住地：埃及。波斯。巴厘岛。火奴鲁鲁。

出生在双鱼座的大人物：爱因斯坦。施特劳斯。米开朗其罗。
哥白尼。雨果。肖邦。拉威尔。周恩来。

出生在双鱼座的小人物：卜零。

1

那一轮星座就挂在对面的山墙上。

薄而纤弱的空气丝绸一般抖动着，整个夜晚漂浮在一片倒影和反光之中，玻璃鱼缸一样的衬托出一对浮动的鱼——那是星星的网结成的。星星珠串一般穿起两个菱形的脉络，宁静而精致。

记不清多长时间了，卜零眼里的星星似乎蒙上了一层陈旧的颜色，她看不见那银色甲壳虫似的闪烁，只能看到失去光泽的星体，蒙受着一层陈年旧色，像一张旧照片那样平面而泛黄。这种失去光泽的星星令人恐惧。韦说你的视网膜出问题了，你得去医院看看。韦反复说了多次。卜零总是答应着，但一到清早就忘了。毕竟，白昼比黑夜的时间要长。

卜零在一家市级电视台写剧本。她写的剧本，大半都不能用。侥幸上了一两集的单本戏，还被排在零点以后播出。哪个导演也不愿接她的本子。譬如有一次她在开场戏中写道：日。外。河边。春天，踏着湿漉漉的脚步走来了。又如，她这样形容男主人公：他的外衣和灵魂都是灰色的，像一条灰色河流中的水分子。

剧组里的人短不了拿这样的本子开玩笑。卜零也从不到剧组去。所以，实行全员聘任制的方案刚一出台，卜零就知道自己的饭碗快要保不住了。

幸好，那一轮星座每天晚上都如期而至，可以很长时间地吸引卜零的目光。不必说话，也不必麻烦别人。

后来卜零知道那叠在一起的两个菱形是双鱼星座，正是属于她的生辰星位。

2

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上专车了。

有一天黄昏，卜零像平常那样走上阳台去眺望远方尚未出现的星星，一辆小轿车静静驶来，暗绿色萤火虫似的。一个年轻的司机轻捷地跳下来，很恭敬地打开车门，韦便从容不迫地下了车。韦挺胸凸腹的派头正好与司机的谦恭态度形成反差。

卜零当时强烈地感觉到韦缺一双男式高跟皮鞋。很奇怪，C市

这两年像是接到了什么统一命令似的，男士的鞋跟一律不再隆起。卜零为此曾专程跑到一家日制皮鞋专卖店，花了七百多元买了一双43码的高价男鞋，据说是日本直接进口的。很虔诚地请韦试过了，即使是鞋跟鞋尖塞满了棉花，依然是大。卜零对一切数字都只有模糊概念，包括避孕套的大小型号。韦便半开玩笑地说：恐怕不是给我买的吧？是不是还在想着一米八二？

一米八二是他们夫妻间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很简单，卜零过去的男朋友身高一米八二。韦把卜零从他手里夺过来颇费了一番心思，因此总是耿耿于怀。韦在今天姑娘们的眼中属于“全残”，但卜零却对此视而不见。卜零从来不重视过去时。因此当她头一次看到那失去光泽的星星时吓了一跳，以为是上天给予她的某种启示。

后来一米八二到南方的一家公司里当了总经理。前些年曾携带大量钱财珠宝来到C市，所有看到他的熟人都认为他将和卜零鸳鸯梦重温。实际上也是这样，他找到卜零，嗫嚅着对她说，过去的观念太陈旧了，好像爱就非得结婚似的。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不必结婚的爱人。他把卜零搂进怀里，吻她。他的脸涨得血红，他的手烫得她皮肤生疼，但她的身体却始终是冰凉的，脸色惨白如同冰雪。待他脸上的潮红渐渐褪却，她客气而冷淡地把他送到门厅，她的目光越过他看着他身后的门。那门竟缓缓地洞开了：韦不合时宜地夹着公文包走进来。韦和一米八二擦肩而过的时候，她迅速而又准确地计算了一下，他们大约相差13.4公分的样子。（当然，依然是模糊概念）那时韦还在一家政府机关里做小职员，穿着很寒酸。

韦什么也没说。甚至连一句话都没问。卜零返回到沙发上坐了下来，捡起织了半截的毛衣。这是深灰和浅褐两色线织成的玉蜀米花。卜零耐心地织着，一粒粒的玉蜀米在她手下凸起。后来

她织成了一件十分时髦的大毛衣。但是韦穿在身上像个口袋。当天晚上韦下班之后就把毛衣脱了。韦脱掉了这件大毛衣之后便拒绝卜零为他购买的所有衣物。至今这件大毛衣依然静静地躺在柜橱里，发出一股强烈的樟脑味。

不过那时韦依然很尊崇卜零。韦惊奇写剧本的人能在一张张白纸上从无到有地变出些黑字。韦从不在乎那些黑字说的是什么。

3

直到韦调到一家大公司。一天深夜韦从一家歌舞厅回来，一边还在回味着鹿鞭的香味。韦看到卜零正坐在窗前写一个剧本。他看到那些枯燥的黑字源源不断地从她手下流出，忽然感到操作这些黑字的女人十分贫弱。韦这时才悟到自己娶的原来是个百无一能的女人。他的耳畔于是又响起甘美水果一般的歌唱。年轻丰腴的少女，乳房在灯光下如同旋转的星球，裙裾飘动宛若金莲花的舞蹈。更重要的是，她们懂得最简单的交换价值：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子。

黑字的神秘性大概就是在那时消失的。

4

韦做了总经理之后更加早出晚归。卜零渐渐领略了“商人妇”的滋味。夜深人静的时候，卜零无法入睡。卜零于是学会在百无聊赖的时候用照镜子来消磨时间的方法。

卜零的容貌，似乎该算作争议很大、变化很大的那一种。有人说卜零很美丽，而另外一些人说卜零根本不美。卜零心里有数，说她美的大半是男人，特别是 50 岁左右的男人；说她不美的则百

分之百是女人，尤其是 60 岁以上的老太太。

卜零对自己的容貌一点儿也不自信。

有一次，一个同事借给卜零一本书。这是一本奇怪的书，上面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图像，那是女性分解了的各个部位。这本书囊括了全球各个人种、各种肤色的女性。卜零对着镜子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对照，终于发现自己接近西亚、北非那一族的女性。书上写着：地中海式体形，丰乳，突臀，细腰，腿肥硕，略短，肤色较暗，毛发浓密。卜零于是开始冥想：或许她的某个祖先来自古埃及或古波斯，肩上搭一条美丽的地毯，背一袋黑面包干，骑着骆驼自西向东而来，先在古敦煌的石窟中落脚，做了一名工匠。后来，一位被放逐的唐代公主爱上了这工匠，就在那布满团花、卷草和菱环纹的藻井下面，公主散开发髻，摘掉钗环宝钿，脱去云头履，波斯工匠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第一次吻了她额前的五朵梅花。公主额前的梅花顿时金光闪闪晶莹亮丽。于是在这佛国宝地他们生儿育女代代繁衍……这故事美则美矣，还是多少有些落套，卜零想。卜零不愿做皇族的后裔。最好祖先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的一名武士。在青铜色的盾牌后面他看中了一个东方舞姬。那舞姬身穿银红绸衣，戴极大的珍珠，长巾飘拂，一臂上举，一臂下弯，身侧左倾，舞姬跳的是唐代名舞《绿腰》，静时如池柳依依、楚楚动人，动时如云飞鹤翔、雪回花舞……卜零浮想连翩不能自己，仿佛自己变成了那舞姬，她做几个动作，再瞥一眼镜子，忽然像发酵的酒一般涌动起来，卜零知道自己一直在躲避着什么，这躲避着的就像关闭在铁窗里的囚徒一般一有机会便越狱逃跑。这时她的心跳加速血流加快，镜中，一种病态的红润渐渐席卷了她，一股燥热空洞地涌起，她扯去内衣，赤裸地站在镜前徒劳地扭动身体，她觉得一股热流正逼向那个隐秘之处，她闭上眼睛，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被武士占有的舞姬，于是手指伸向身下那一丛丝

茅草一般的阴影，手指立即被一种乳白色的粘液淹没了。

很久之后卜零才清醒过来。她仰躺着，忽然明白上面根本不是什么天空。上面是天花板，四周是墙壁。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只有她自己。要命的是世界上有些事需要两个人。那股热流依然在体内涌动着，没有降温。她哆嗦着抓住身旁的杯子向镜子砸去，随着一声意料中的爆响，她看到自己暗栗色的裸体变成了碎片，她笑起来，笑得泪水喷涌而出，她浸泡在自己的泪水中像一条垂死的鱼。

5

卜零生日那天的烛光晚会安排在一家四星级的饭店里。

卜零曾坚持着不过生日。过一年就要大一年，老一年，卜零掩耳盗铃地想忘掉自己的年龄。

但是韦自有安排。韦不仅要为她过生日，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大炫耀一下。所以他给卜零娘家所有的亲戚都打了电话。亲戚们不来往已经有好几年了。近来他们已从不同渠道获悉关于韦的发达，正在寻找重新联络的纽带，因此韦的电话让他们喜出望外。他们早早便来到饭店，拥着患早期脑血栓的母亲，显示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卜零扶母亲坐在上座。母亲伸出鸡爪般青筋毕露的手指兴奋地指向圆桌中心。卜零惊异地看到圆桌的中心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蛋糕。塔式的，大约有六层。每一层都有精致的奶油花和生日快乐的字样。那种浅米黄和巧克力色很幸福地搭配在一起，越发衬托出几个字的鲜红欲滴，这种鲜红因为过分华丽而引不起食欲。烛光珍珠般地滑落在亚麻绣花台布上。女眷们腕上的银丝手镯和金色指环交相辉映，显示出一种温润可人的怀旧情调。卜

零知道那蛋糕一定很贵。

韦真是个好丈夫。母亲、哥哥、弟弟和所有的亲戚不约而同地说。这时韦来了，后面跟着他的司机。

6

韦大概是有意制造这种戏剧性效果的。他在宾客全体起立的隆重欢迎面前领袖般地挥了挥手臂，尽量挥得潇洒和自然。大家自然一致称赞韦。那些经过过滤的溢美之辞足以使韦把前些年在这个家庭遭受的茶毒忘得一干二净。韦的面孔漾着油光，金丝眼镜闪闪发亮。韦的全身都像镀了金似的发出光彩。患脑血栓说不清话的岳母用慈祥的目光打量着心爱的女婿。哥哥和弟弟和嫂子和弟媳们则把一种嫉羨交错的眼光投向卜零。韦发现了这个，便知道自己已经赢得了满分。韦在心里不出声地笑了。

卜零却发现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他不该和那个司机一起进来。尽管韦西装笔挺而司机只随随便便地穿着便装，韦精心做了最时髦的发型而司机只是留着最普通的头发。韦被司机修长的双腿衬得像被裁掉了一截。连韦矜持的微笑也被淹没了——司机那灿烂的笑使整个房间都变得明亮起来。卜零觉得韦更适合走在司机后面。

生日快乐！司机石向卜零问候，态度依然很谦恭。

谢谢。她礼节性地点点头，随即觉察出那双亮眼背后潜藏的危险。

7

那位来自古埃及或古波斯的巫师就坐在地毯上。地毯的图案